

 永失我爱

爸爸妈妈 别为我们难过

——献给 5·12 中离去的小天使们

■漂亮李李

爸爸妈妈 那是你们吗 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	好多好多的鲜花 好多好多的嫩脸
从出生时开始就听着 从小宝宝一直听到我上小学	可是现在我好冷好冷 爸爸妈妈抱抱我吧 一定要再亲亲我的脸
当我现在睡着的时候, 好想让你们来到我的跟前 给我盖上课露的手臂, 帮我找回我跑去的小鞋.	爸爸妈妈 你们在外打工好远好远 我知道你们好难好难 我没有怪你们 把我托付给叔叔 我没有怪你们 不在我的跟前 因为还有爷爷奶奶要养 你们还要出去挣钱挣好多钱
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能亲手为我合上双眼, 让爸爸再亲亲我的脸 让妈妈再摸我的脸颊一遍	爸爸妈妈 别为我们难过 我们跟老师在一起
爸爸 我身边还有好多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 你一定要找到他们亲人 带上漂亮的衣服还有漂亮的鞋 妈妈 我们都是好孩子,正在好好的学习, 努力不给你们丢脸 可是……	爸爸妈妈 别为我们难过 以后一定要记得建好我们的家园 我们只求爸爸妈妈 还有千千万万个爸爸妈妈 在下一个今天 下一个的今天 为我们把气球放飞一遍 上面写着: 我们乖 我们来过 我们是天使
爸爸妈妈, 我和我的同学还有老师 静静地躺在学校昔日的操场前 往日的情景又在出现 我们在这里跳绳在这里踢毽 我们在这里戴上红领巾 在这里向祖国宣言: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抓紧妈妈的手

■佚 名

孩子快 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和爸爸的拳头 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模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妈妈 怕 天堂的路 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 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妈妈 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些挤 有很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 不哭 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 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孩子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妈妈 你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 我们的路 让我们自己 慢慢的走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一起走

 直击灾难

劫后余生

■ 朱丽亚 田文生

“爸爸,你快来啊,我被救出来了!”刚用本报记者的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16岁的王静在眼眶里转了很久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此时是5月14日14时30分,距王静被垮塌的教学楼掩埋已过去了48小时,距她被消防队员从废墟中抢救出来也过去了3小时,她才刚刚从眩晕中清醒过来。王静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北川一中的一名学生,她就读的北川一中中位于距离北川县城大约两公里的任家坪镇,是当地最大的一所中学,有3000余名学生。“5·12”地震发生的时候,她和她的同学们正在教室里上课。这栋教学楼里有20个班,大约1000余名学生。感觉到楼在晃动,王静和同学们赶紧往外跑,刚跑到门口,5层的教学楼突然垮塌。幸运的是,王静和几个同学没有被倒下来的巨大的钢筋水泥砸伤,而被困在了它们形成的一个狭小空间里,无法动弹,只能不断地呼叫“救命”。而废墟外面,从5月12日灾难发生的当天开始,就有很多劫后余生的父母翻山越岭从各地赶来寻找自己的孩子。“我们本来是6个人一起的,一个男同学都跑到门口了,为了救一个女同学又跑回去,就没能再跑出来。”说起为了救人而牺牲的同学,王静哽咽难语。和王静一起被救出来的同学一共有4个,都是女同学。但王静说:“还有一个男同学,本来也跟我们困在一起,但是他不断地在呕吐,还开着玩笑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说着说着就没有声音了,离他最近的女同学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了。”回想眼睁睁看着同学在自己眼前死去的一幕,王静再次难过得无法自己。在救灾现场施救的一位医生说,王静受的只是轻微的外伤,但是相比这些外在的伤痕,更难平复的是她们内心的伤痛。接到女儿的电话,王静的父亲终于稍稍放下了忐忑不安的心。这位父亲原本在重庆打工,5月13日,他费尽周折,转了几次公共汽车,终于赶回绵阳。他的家在北川县雨里乡,除王静外,王静的母亲、弟弟、爷爷、奶奶都在家中,目前还没有取得联系。

系。“他们应该没有事。”王静的父亲语气很坚定,或许正是这份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一位父亲、丈夫、儿子不肯放弃执着的寻找。父亲急着看到女儿,女儿急着见到父亲,但由于北川路面垮塌严重,救援车辆进出非常不便,虽然救护车呼啸着不停地来回奔跑,但也只能先运送危急伤员。王静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前焦灼地等待。和她一起等着去绵阳的还有该校高一的张思琪,被救起的张思琪胸前还挂着学校的胸牌。18岁的张思琪是学校学生会文艺部长,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地震发生的时候,她的父母正在北川受灾最严重的老县城车站卖小吃,夫妇俩刚刚跑出自己的店铺,就看到两层高的车站售票楼砸了下来。顷刻间,扬起漫天尘土,很多楼房都变成了一片废墟。惊魂稍定,夫妇俩立即想起在北川一中上学的唯一的女儿。尽管县城和道路都已面目全非,但夫妇俩还是决定去寻找女儿。平时早已走惯的这两公里路程变得异常艰难和漫长,断层、突起、中间还被山上滑落的巨石阻断,但这仍然无法阻挡他们前行的脚步,5月12日17时,当他们终于跌跌撞撞地走到任家坪,就听说北川一中教学楼垮了。面对已经完全化为废墟的教学楼,张思琪的父亲腿脚一软,当场就跪下了。“当时我们都想,我们女儿完了!”张思琪的母亲,40岁的熊玉华说。5月13日清晨,被安置在学校操场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不甘心的母亲开始围着废墟不断地呼唤自己的女儿。尽管现场有重庆消防的官兵动用大型起吊机进行施救不断发出声响,也许是母女心有灵犀,5月13日下午,张思琪居然听到了母亲的呼唤,发出了回应。5月14日凌晨两点,躲在桌子下逃过劫难的张思琪终于获救,与守候在外多时的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非常感谢,特别是重庆消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一家3口的团聚!”母亲由衷地说。一直以来,张思琪的梦想是当兵,这次灾难中的遭遇,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当我被埋在泥土下时,就一直对自己说,解放军叔叔会来救我们的!”她说,“还有什么比救出一条生命更伟大的呢?我会好好学习,长大后当兵,以后如果有类似事故,我一定第一时间出发,但我更希望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她说,同班同学中,自己亲眼看着袁媛、刘小娟、吴芮、向玲华、杨松林、贾强等同学被救出,“请您一定要在报道中写下他们的名字,让他们的爸爸妈妈知道他们的好消息!”

今夜,我们是四川人



为灾区祈祷

新华社 发

宝贝,怕了吗
天崩地裂 吓坏你们了吧
是谁喊了爸爸 谁尖叫着妈妈
谁又惊慌失措 颤抖着把眼泪滴下
不怕不怕 宝贝
一切都已过去了

宝贝,痛了吗
那些沉重的物体 剧烈的坍塌
你们丝绸一样娇嫩的皮肤
你们花枝一样脆嫩的骨头啊
心疼 好心疼
宝贝,睡吧

 网上热帖

仿佛今年灾难特别多,天灾似乎与人无关,但也未必。记得英国诗人约翰·堂恩说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岸边的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点;同样地,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同整个人类是统一的。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哭声都是我们弟兄的哭声。四川的地震就是我们的地震。万余人的生命飘然而逝的时候——他们在几分钟之前,还沐浴着这个世界同一个太阳的光辉。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画面,我们感同身受,我们失去了兄弟,今夜,我们是四川人。

今夜,我们是四川人。在昏黄的灯光下,为受灾的地区祈祷,就在昨天的午后,我在海口的高楼上也感受到了震撼。古人云:多难兴邦。困难只会使我们更加团结,更加齐心。一夜里风吹草白,一夜里生命即逝,但时间无法割断我们的关切与祈祷。(朴素)

宝贝,睡吧

——写给那些在地震中睡去的孩子们

■ 断肠说

重新种下
春天再来时 伸个懒腰
长成一棵树 一朵花
或者变成蝴蝶
你追我赶飞在阳光下

宝贝,睡吧
成年累月辛苦读书
让睡眠安抚你们疲倦的梦吧
别再委屈 都都哭了
哭了 多少爱你们的人啊
心里淌着血 泪如雨下

迎着风 飞向天堂的方向
那是 唯一配让你们居住的地方

让我们祈祷轮回吧 相信能量不灭
相信你们只是一粒种子
被亲人用手 和着血泪

五月命题

■ 李启雄

五月十二日,川中大地一个颤栗,又一次撕裂了共和国的躯体。生命流星般陨落,美丽彩虹般消失。历史都难以按下这沉重的快门,全世界的心跳也几乎停止。走过一百多天的二零零八,承受着太多的沉重。灾难在百年奥运的门槛接踵而至,以前所未有的惨烈袭击着一个民族的意志。

被电波中断的灾情,在千万颗心里在线传递。只要血库告急,十三亿人的血液立即会涌入同一个躯体。

血浓于水,破译出炎黄子孙的基因。国大于家,解读了民族魂灵的真谛。有人想熄灭真相,却点燃了遍布全球的火炬。有人想阴谋颠覆,却被阴谋颠覆成垃圾。

因为流淌着同一种血液,我们终于能共同抵抗无数的阴谋和卑鄙。因为雪灾不曾压弯的背脊,我们终于能坚守疫情永远无法攻占的高地。

“早一秒钟,就多抢救一条生命”,温总理诠释了执政党的最高含义。他用一线指挥的巍峨,勾勒出民大于天的写意。让共产党员高举中华民族的勇气,将生命通道铺设到每一座废墟。让突击队员驾驶顽强的意志,从死亡里挖掘任何一息生机。让爱心和温情燃烧得炽热,驱散灾民的寒冷、绝望和悲泣。因为有地震震不垮的民心,我们必能与任何灾难抗击。因为有以民为天的党心,我们必能完成百年奥运入场券的所有命题。

回忆:美丽的汶川

■ dazhedaren

翻出去年11月游汶川时的相片,心里有的只是心酸。当时我们是自驾前往距离成都168公里的汶川。记得那个萝卜寨,这个被称为“云朵上的街市”是古羌王的遗都,也是汶川最大最古老的羌寨。记得当时房东很热情,用自家的玉米、洋芋、小麦、青稞酒招待我们。第二天,我们8点多起的床,从木窗往外看,就看见女主人挑水回来,原来这里的饮用水都是村民背上山来的,确实辛苦。但是我们都有一疑问,想必这种苦力活应该是男人做的。还没等我来得及问,女主人就领着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山路,登上寨子旁的一座小山,整个羌寨尽收眼底。在山上看到很多不知名的花和野果,这让我们这些从城市里来的人特别好奇,可女主人告诉我们有些是有毒的,这让我们警惕了许多。“云朵上的街市”不愧是人们对它美好浪漫形容,它和天空的云朵是如此的亲近,如此的触手可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憋了许久,终于说出了口,为什么不是男主人带路,为什么不是男人去干体力活。女主人就和我们说了当地的风俗是女主外、男主内,女人在外面开山种地,男人在家做家务,带孩子……下山后我们自个儿在附近转了转,踩在脚下的石板路幽幽泛着青光,每踩一步,似乎都在感觉这个民族的曾经艰难的过往,每一块石板都记载着那沉沉的历史。看到淳朴的人们,感动。当晚刚好碰到一个活动,家家男女老少都跳起舞,唱起歌,为今天的幸福生活祈福。听当地人介绍羊皮大鼓是羌山的神器,在羌族传统节日或祭祀活动中,都要跳起羊皮鼓舞,唱出羌族的远古和传说。黄、白、黑三种颜色的皮鼓,代表着富贵、吉祥和健康。大家一起跳火塘锅庄舞,吃大块肉,喝着自制的米酒、咂酒,吹着羌笛、唢呐、口弦琴,通宵达旦,其热闹场面充满了浓郁的西部羌民族特色。突然感觉这里的生活是艰辛的,但并不影响你们快乐的心情。这里的羌文化在以前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保持了自己原有的风俗。第二天一早,竟然听到了对唱的山歌。好美的原生态,让我们永怀留恋之情。

地震:北京

■ 肃霜如水

1、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就觉得椅子晃悠,人犯晕。我以为是自己虚脱的毛病又犯了。过了两分钟,大家都说晕,才明白过来是地震了。接下来的半小时,还和领导研究管理办法的修改细节,耳朵一直有耳压,像飞机降落时的感觉。领导两次说“要不你歇歇?咱等会再讨论?”其他的同事有的还在开会,有的在做事,都没有想到要下楼疏散。过后才反应过来,我们的意识太淡薄了。晚上回家问孩子,说正在和小朋友们做游戏,由于玩的太开心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2、电话给亲友,相互道“保重”,和孩子一起看新闻报道。孩子问:“妈妈,我要是死了怎么办?”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3、自地震发生以来,持续刷新地震滚动专题新闻,难以入睡。电脑和电视都开着,好像自己也身在汶川的现场,和那里的人们在一起抵抗。

4、昨天中午去银行捐了款。又去献血车献了400CC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心里稍稍踏实点。感觉和灾区人民在一起。献血车里,大家都是自发来献血的,大多都是第一次。我在车上算是有经验的了,这是第三次,距离上次也已经有十几年了。上个月体检各项指标都挺好,又开始骑车上下班了,亲友们不必担心。有的姑娘担心自己会晕,大家就互相打气。有的姑娘边说前方的事情边红着眼眶边用力地握手,血液汩汩地流进袋子里。北京血库一半以上的库存血早晨已经随紧急救援队运往灾区。晚上短信跟先生报告,先生回信说:“我支持你。”问先生部队里情况,说现在动的主要是陆军和空降伞兵。

5、在办公室点燃一根蜡烛,为灾区人民祈福。那里曾经走过的道路还没有打通,那里曾经看到的村庄已经消失,数万人还在生死线上垂死挣扎,奄奄一息。

6、昨天下午,领导也到成都去赈灾和慰问了。公司紧急取消了一系列的会议活动和工作安排。在向灾区捐款和捐赠救灾物资以后,再一次组织员工募捐。

7、看到那些照片和报道,忍不住就想哭。那一个个学生的尸体摆在混凝土的缝隙里,又一排排地躺在雨地上,苍白的腿脚还光着,还在淋雨;老天爷是不是也不想这样?它也狠命地哭,且把更多的生命继续往死里送!这天地到处都是哭声,在哭声里挣扎,在哭声里抢救,在哭声里奔走,在哭声里哀告。一次次告诉自己要强,更多的朋友要强,灾区的人民还需要我们去营救和鼓励。

8、从来没有感觉北京和四川挨的这么近,从来没有感觉中国人的心声这么齐。看到了老天的无情,也看到了人间真情。时间真的就是生命。早进去一秒,早救出人命。地震后救命的黄金时间只有一两天,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宿一天,彭州还有十万人被困,震中还有数万人杳无音讯,上游水库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高级别的余震还在持续发生……子弟兵徒步进入震中,用双手解救一条条生命;这一切都还在继续,都正在发生……

临终的眼

■ 杨 道

汶川的疼痛还在继续,从西汉垒积而成的废墟中发出沉闷的声响。我从一个电视画面里看到了那双双睁着的眼睛,一双很熟悉的少女的眼睛。少女的身体被无数双流着血的手从废墟中挖掘出来,没有吸进呼出的气,脸上的土布了厚厚一层。她死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大抵是想最后看一眼这个光亮的世界,但厚厚的土,把她覆盖了。

我见过这双眼睛,和这张脸相对过,曾经灿若桃花的一张脸。三年前,我在都江堰住过一宿。夜里的街市灯火明亮,临街的铺子里精致的饰物影影绰绰,门前灯笼轻摇,好像是2000多年前古蜀国的某一片平常人家。我在这个铺子里看到了一张年轻的脸,她用十三岁的还有些稚嫩的腔调向我推销她店里的产品,末了,自己羞涩地捂着嘴,吃吃地笑,眼睛儿微微上翘,偷偷地看着我,眯成了弯月。

知道她是个学生,暑假期来帮母亲的。从她店里买了一条豆芽锺质项链,一件轻薄的大大红底子披肩。天凉时这披肩就天天都在身上,绕着颈脖,围在腰上,都是俗得通透的风情,却是喜欢。围了披肩的日子,便想起那吃吃的笑。

她被挖出来的时候,穿着校服,头发散了,胡乱地贴在脸上。我哭了,把她从废墟里刨出来的人泪如雨下。到了天堂,她也还是个刚刚抽芽的少女,需要大睁着眼睛观望,所以她在离去的瞬间,保持了这样的姿态。

她出生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她的整个人生都发生在这里,结局也紧贴着土地。她最初的皮肤、毛发、血、心脏和铸造骨头的钙都是这块土地给予的,包括她读书时发出的第一声。她所热爱的这个学校,纵横交错的石墙,石墙边有婀娜的柳树,农历三月操场上盛开的桃花。课间休息的时候,她也许会爬上那棵桃树,听沾满早晨露水的鸟鸣和树下同学们的喧闹。都江堰沉沉的历史和清幽的街市以及校园里朗朗的书声是她十多年的人生里所有幸福的象征。初夏里秉性突然大变的这块土地,用山崩地裂的方式,毁了她一生全部的想象。

她生命中黄金般的时光会在天堂的烛光里度过。我知道,她和众多躺在废墟里的魂灵一样,决不是为了去另一个世界寻梦而离开这块土地的。他们走了,这块土地的伤口不会愈合,是一天一天地在撕裂,结不了痂,被夷平的城市,有无数的骨节在地底下路路作响。

她被抬走了,电视里的画面是无数哭红的眼睛,和一堆乱石断木。正是午饭时间,朋友打了电话来,让我去她家吃饭。熟透了的大米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我举箸的手在抖,眼睛里都是扭曲的公路,破碎的瓦砾,横倒的枯木,赤裸裸地失去了锐气的钢筋,裂成碎块的石墙中孩子沾血的球鞋和书包。整整一天,我无法平静地思考,安静地入睡,我的耳边全是痛失亲人的嚤嚤悲泣和嚎啕大哭。我以为去看一看被抢救出来的活着的人,心情也许能平复些,然而,这些从死亡边缘上游走回来的人,满身伤痛,满目怆然和惊恐,悲凉的呻吟声和着残砖碎瓦下面微弱的呼救声,远兜远转,在空气里细细地敲打着我的神经。

我的身体在战栗,疼。古蜀国里的这场地震我们无法预知,据说有一只蜘蛛一直在冷冷地哭。心灵引起的创痛我们知道,我们明明白白。然而,我们只能看着那一堆一堆瓦砾垒起,成为废墟,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

那个夜里,我坐在窗前看一本厚厚的灾难小说,少女大睁的眼在玻璃窗外的天桥上闪动,眼睛儿微微上翘,依然是吃吃地吃地。月光像碎纸片在晕黄的街灯的影子里飞舞。